

清馨民国风

常識與新知

梁启超 胡适等著 王丽华编



梁启超
胡适
任鸿隽
潘光旦
朱自清
朱光潜
谢伟孙
梁方仲
严仁康
费通
俞华
樊德芬
陶和
周一良
蒋麟
李梦麟
翁石岑
钱宝琛
王星拱
郭任远
陈衡哲

清馨民国风

常识与新知

梁启超 胡适等著 王丽华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常识与新知/梁启超,胡适等著,王丽华编.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 8

(清馨民国风)

ISBN 978 - 7 - 5638 - 2213 - 3

I . ①常… II . ①梁… ②胡… ③王… III .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6777 号

常识与新知

梁启超 胡适 等著 王丽华 编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邮编 100026)

电 话 (010)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cb.com>

E-mail 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

印 刷 北京市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24 千字

印 张 8.75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38 - 2213 - 3 / 1 · 21

定 价 26.00 元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这本书中的几十篇文字，都曾刊载于民国时期的出版物。其中一些篇目，近二三十年中曾经从繁体字变为简体字，或多或少为今人所知；但更多的篇目，似乎一直以繁体字竖排的形式，掩隐在岁月的尘埃中，直到我们发现或找到它们，再把它们转换为简体字，以现在这套“清馨民国风”丛书为载体，呈献给当今的读者。

收入这套“清馨民国风”丛书的数百篇民国时期的文字，堪称历史影像，也可以说是情景回放。它们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是近 200 位民国学人的集中亮相，也是他们经历、思考与感悟的原味展示——围绕读书与修养、成长与见闻、做人与做事、生活与情趣，娓娓道来。透过这些文字，我们既可以领略众多民国学人迥然不同的个性风采，更可以感知那个时代教育、思想与文化生态的原貌。

策划、编选这样一套以民国原始素材为主体内容的丛书，耗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血。而今本套丛书即将分批陆续付梓，我们欣喜地发现，她已经有型、有范儿、有味道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本书收选的作品,有一部分仍处于版权保护期。由于原作品出版年代久远,且难以查找作者及其亲属的相关信息和联系方式,我们未能事先一一征得权利人同意。敬请这些作者亲属见书后及时与我社联系,以便我社寄奉稿酬、寄赠样书。

目 录

1	什么是文化 / 梁启超
10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 梁启超
21	科学与近世文化 / 任鸿隽
33	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 / 潘光旦
49	文学的一个界说 / 朱自清
62	现代中国文学 / 朱光潜
71	研究国故的方法 / 胡适
76	中国哲学的线索 / 胡适
83	唯心哲学浅释 / 朱光潜
96	现代伦理学之特征 / 谢幼伟
107	论社会科学的方法 / 梁方仲
117	现代经济学 / 严仁赓
127	现代社会学 / 费孝通
136	社会与文化 / 俞颂华
144	近代政治学的特色 / 樊德芬
154	新历史 / 陶孟和
165	现代史学的特征 / 周一良

- | | |
|-----|----------------------------|
| 173 | 什么是教育的出产品 / 蒋梦麟 |
| 182 | 教育与人生 / 李石岑 |
| 192 | 为何研究科学，如何研究科学 / 翁文灏 |
| 201 | 科学方法讲义 / 任鸿隽 |
| 220 | 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 / 钱宝琮 |
| 230 | 科学的真实是客观的不是？ / 王星拱 |
| 237 | 说童子操刀
——人的控制与物的控制 / 潘光旦 |
| 249 | 回头看与向前看 / 翁文灏 |
| 261 | 心理学的真正意义 / 郭任远 |
| 266 | 心理康健与民族的活力 / 陈衡哲 |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20世纪初中国新旧交替时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民国初年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梁启超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就最大，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著作后被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什么是文化

梁启超

“什么是文化？”这个定义真是不容易下。因为这类抽象名词，都是各家学者各从其所抽之象而异其概念，所以往往发生聚讼^①。何况“文化”这个概念原是很晚出的，从翁特（Wundt）^②和立卡儿特（Rickert）^③以后才算成立；它的定义，只怕还没有讨论到彻底哩。我现在也不必征引辩驳别家学说，径提出我的定义来。是：

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共业”两个字，用的是佛家术语。“业”是什么呢？我们

①“聚讼”意为“众人争辩，是非难定”。——编者注。

②今译冯特（1832—1920），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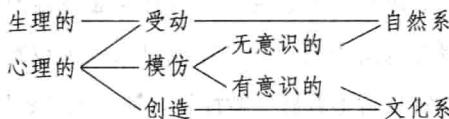
③今译李凯尔特（1863—1936），德国哲学家。——编者注。

所有一切身心活动，都是一刹那一刹那地飞奔过去，随起随灭，毫不停留。但是每活动一次，它的魂影便永远留在宇宙间，不能磨灭。勉强找个比方：就像一个老宜兴茶壶，多泡一次茶，那壶的内容便生一次变化。茶吃完了，茶叶倒去了，洗得干干净净，表面上看来什么也没有，然而茶的“精”渍在壶内；第二次再泡新茶，前次渍下的茶精便起一番作用，能令茶味更好。茶之随泡随倒随洗，便是活动的起灭；渍下的茶精，便是业。茶精是日渍日多，永远不会消失的，除非将壶打碎。这叫作业力不灭的公例。在这种不灭的业力里头，有一部分我们叫它作“文化”。（这个比方自然不能确切，因为拿死的茶壶比活的人，如何会对呢？不过为学者容易构成观念起见，找个近似的做引线罢了。）

茶壶是死的、呆的、各归各的，这个壶渍下的茶精，不能通到那个壶。人类不然，是活的、整个的、相通的。一个人的活动，势必影响到别人；而且跑得像电子一般快，立刻波荡到他所属的社会乃至人类全体。活动流下来的魂影，本人渍得最深，大部分遗传到他的今生、他生或他的子孙，永不磨灭，是之谓“别业”。还有一部分，像细雾一般，霏洒在他所属的社会乃至全宇宙，也是永不磨灭，是之谓“共业”，又叫作业力周遍的公例。文化是共业范围内的东西。因为通不到旁人的“别业”，便与组织文化的网子无关了。但还有一点应当注意：共业是实在的、整个的，虽然可以说是由许多别业融化而成，但绝不是把许多别业加起来凑成。

文化是共业之一部，但共业之全部并非都是文化。文化非文化，当以有无价值为断。然则价值又是什么呢？凡事物之“自然而然如此”或“不能不如此”者，则无价值之可评，即评，也是白评。可以如此可以不如此而我们认为应该如此，这是经我们评定选择之后才发生出来的价值；认为应该如此就做到如此，便是我们得着的价值。由此言之，必须人类自由意志选择且创造出来的东西才算有价值。自由意志所无如之何的东西，我们便没有办法说出它的价值。我们拿价值有无做标准来看宇宙间事物，可以把它们划分为两系：一是自然系，二是文化系。自然系是因果法则所支配的领土，文化系是自由意志所支配的领土。

人类活动，有一部分是与文化系无关的。依我的见解，人类活动之方式及其所属系统，应表示如下：



生理上的受动，如饥则食，渴则饮，疲倦则休息，乃至血管运行、渣液排泄等；心理上的受动，如五官接物则有感觉，有感觉则有印象、有记忆等。这都是不得不然的理法，与天体运行物质流转性质相同，全属自然界现象，其与文化系无关，自不待言。再进一步，则心理作用中之无意识的模仿，如衣服的款式常常变迁，如两个人相处日子久了彼此的言语动作有一部分互相传染，这都是“自然而然如此”，也与文化系无关。就

全社会活动而论，也有属于这类的。例如，社会在某种状态之下，人口当然会增殖；在某种状态之下，当然会斗争或战争；乃至在某种状态之下，当然发生某种特殊阶级。这都是拿因果法则推算得出来的。换一句话说，这是生物进化的通则，并非人类所独有，所以不能归入文化范围内。

人类所以独称为文化的动物者，全在其能创造且能为有意识的模仿。

“创造”怎么解呢？创造者，人类以自己的自由意志选定一个自己所想要到达的地位，便用自己的“心能”闯进那地位去。

假如人类没有了这种创造的意志和力量，那么，一部历史，将如河岸上沙痕，一层一层地堆积上去，经几千几万年都是一样；我们也可以算定它明年如何，后年如何，乃至百千万年后如何。然而人类绝不如此，他的自由意志怎样地发动和发动方向如何，不唯旁人猜不着，乃至连他自己今天也猜不着明天怎么样，这一秒钟也猜不着后一秒钟怎么样。他是绝对不受任何因果律之束缚、限制，时时刻刻可以不断地发动，便时时刻刻可以不断地创造。人类能对自然界宣告独立，开拓出所谓文化领域者，全靠这一点。创造的概念，大略如上。但仍须注意者四点：

(1) 创造不必定在当时此地发生效果。所以有在此时创造，到几百年后才看见结果的。例如孔子的创造力，到汉以后才表现，或者从今日以后才表现^①。亦有在此处创造，结果不见于此

^①此句中的“表现”意为“显示，显现”。——编者注。

处而见于彼处者。例如基督的创造力，在犹太看不出，在罗马才看得出。要之，一切创造，都循“业力周遍不灭”的公例，超越时间、空间，永远普遍地存在。

(2)创造的效果，不必定和创造人所期待者同其内容。例如清教徒到美洲，原只为保持信仰自由，结果会创建美国。汉武帝通西域，原只为防御匈奴，结果会促成中印交通。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一个创造，常常引起第二、第三个创造，所以也可以说创造能率是累进的。

(3)创造是永不会圆满的。这句话怎么讲呢？凡一件事物到完成的时候，便是创造力停止的时候。譬如这张桌子，完全造好后放在这里，还有什么创造？创造的功夫，一定要在未有桌子或未成桌子之时。（这些譬喻总不能贴切，万勿拘泥。）桌子是死的，有完成的那一天，所以经过一个期间，创造便停止。人类文化是活的，永远没有完成的那一天，所以永远容得我们创造，亦正唯因此之故，从事创造者，只能以“部分的”“不圆满的”自甘。

(4)创造是不能和现境距离很远的。创造的动机，总是因为对于现在的环境不满意或不安心，想另外开拓出一种新环境来。所以创造必与现境生距离，其理易明。

但这种距离，是不容太远而且不会太远的，太远便引起不起创造或创造不成。创造者总是以他所处的现境为立脚点，前走一步或两步。换一句话说，是在不圆满的宇宙中间，一寸二寸地向圆满理想路上挪去。

以上算把创造的性质大略解释明白了，跟着还要说说“模仿”的性质。我们既已晓得创造之可贵，提到模仿，便认为是创造的反面，像是很不值钱的。这种见解却错了。模仿分为有意识、无意识两种。无意识的模仿，自然没有什么价值，前文曾经说过。现在所讲，专指有意识的模仿。依我看：

模仿是复性的创造，有模仿才有共业。

“复”有两义：一是个体的复集，二是时间的复现。假如人类没有这两种性能，那么，虽然有很大的创造，也只是限于一时，连“业”也不能保持；或者限于一人，只能造成“别业”。如何会有文化呢？须知无论创造力若何伟大之人（例如孔子、释迦），总不能没有他所依的环境，既有所依的环境，自然对于环境（固有的文化）有所感受，感受即是模仿的资粮。所以严格说来，无论何种创造行为中，都不能绝对地不含有模仿的成分。这是说创造以前的事。创造以后呢？一方面自己将所创造者常常为心理的复现，令创造的内容越加丰富确实；一方面熏感到别人，被熏感的人，把那新创造的吸收到他的“识阈”中，形成他的“心能”之一部分，加工协造。这两种作用都是模仿，内中第二种尤为重要。

凡有意识的模仿，都是经过自由意志选择才发生的，所以它的本质已经是和创造同类。尤当注意者：凡模仿的活动，必不能与所模仿者丝毫都吻合。因为所模仿的对象经过能模仿者的“识阈”，当然起某些化学作用，当然有若干之修正或蜕变。所以严格说来，无论何种模仿行为中，又不能绝对地不含有创

造的成分。因此也可以说：“模仿是群众体的创造。”明白这种意味，方才知道所谓“民族心”，所谓“时代精神”者作何解。

人类有创造、模仿两种“心能”，都是本着他的自由意志，不断地自动互发。因以“开拓”其所欲得之价值，而“积厚”其所已得之价值，随开随积，随积随开，于是文化系统以成。所以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以上所说，把“文化”的观念略已确定，还要附带着一审查文化之内容。依我说：

文化是包含人类物质、精神两面的业种、业果而言。

文化是人类以自由意志选定价值，凭自己的心能开积出来，以进到自己所想站的地位，既如前述。价值选定，当然要包含物质、精神两面。人类欲望最低限度，至少也想到“利用厚生”，为满足这类欲望，所以要求物质的文化，如衣、食、住及其他工具等之进步。但欲望绝不是如此简单便了，人类还要求秩序，求愉悦，求安慰，求拓大。为满足这类欲望，所以要求精神的文化，如言语、伦理、政治、学术、美感、宗教等。这两部分拢合起来，便是文化的总量。

说到这里，要把业种、业果两语先为解释一下——这也是用的佛家术语。“种”即种子，“果”即果实。一棵树是由很微细的一粒种子发生出来，这粒种子含有无限创造力，不断地长、长、长，开枝，发叶，放花，结果，到结成满树果实时，便是创造力成了结晶体，便算“一期的创造”暂作结束。但只要这棵树不死，它的创造力并不消灭，还跟着有第二、第三乃至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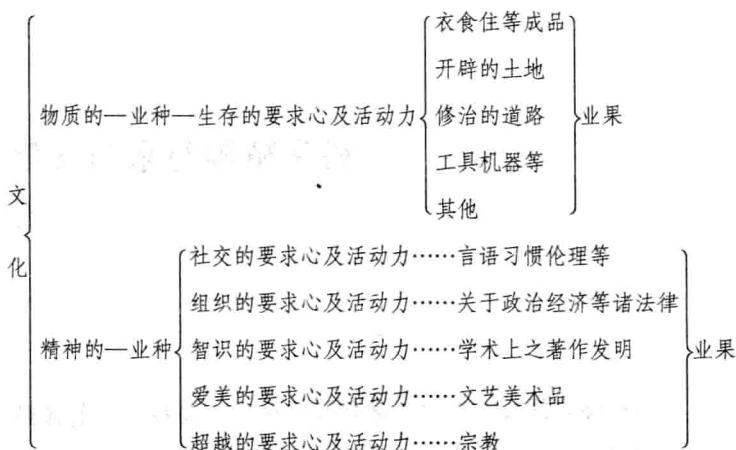
数期的创造。一面那果实里头，又含有种子。碰着机会，又从新发出创造力来，也是一期、二期……地不断。如是一个种生无数个果，果又生种，种又生果，一层一层地开积出去。人类活动所组成的文化之网，正是如此。

但此中有一点万不可以忘记：业果成熟时，便是一期创造的结束。现在请归到文化本题来说明此理：人类用创造或模仿的方式开积文化，那创造心、模仿心及其表现出来的活动便是业种，也可以说是文化种。活动一定有产出来的东西，产出来的东西一定有实在体。换一句话说，创造力终须有一日变成“结晶”。这种结晶，便是业果，也可以说是文化果。文化种与文化果有很不同的性质：文化种是活的，文化果是呆的。试举其例：科学发明是业种，是活的；用那发明来造成的机器是业果，是呆的。人权运动是业种，是活的；运动产生出来的宪法是业果，是呆的。美感是业种，是活的；美感落到字句上成一首诗，落到颜色上成一幅画，是业果，是呆的。所以我说创造不会圆满，圆满时创造便停。业果成熟，便是活力变成结晶，便是一期的创造圆满而停息。

就这一点论，很可以拿珊瑚岛做个譬喻：海底的珊瑚，刻刻不停地在那里活动，我们不知道它有目的没有；假使有目的，可以说它想创造珊瑚岛，但是到珊瑚岛造成时，它本身却变作灰石。文化到了结晶成果的时候，便有这种气象。所以已成的文化果是不容易改变的；停顿久了，那僵质也许成为活动的障碍物。但人类文化果，究竟不能拿珊瑚岛作比。因为珊瑚变成

灰石之后，灰石里头，便一毫活力也没有。人类文化果不然，正如刚才说的树上果实，果中含有种子，所以能够从文化果中熏发文化种，从新创造起来。人性中不可思议的神秘，都在这一点。

今请将文化内容的总量列一张表做结：



(为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讲演)

(《梁任公学术讲演集》)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20世纪初中国新旧交替时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民国初年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梁启超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就最大，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著作后被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梁启超

—

今日我感觉莫大的光荣，得有机会在一个关系中国前途最大的学问团体——科学社年会来讲演。但我又非常惭愧而且惶恐，像我这样对于科学完全门外汉的人，怎样配在此讲演呢。这个讲题——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是本社董事会指定要我讲的。我记得科举时代的笑话，有些不通秀才去应考，罚他先饮三斗墨汁，预备倒吊着滴些墨点出来。我今天这本考卷，只算倒吊着滴墨汁。明知一定见笑大方，但是句句话都是表示我们门外汉对于门内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如何欣羡、如何崇敬、如何爱恋的一片诚意。我希望国内不懂科学的人或是素来看轻科学、讨厌科学的人，听我这番话，得多少觉悟，那么，便算